

从博物馆文创看中华文化自信的创新表达

张雪嫣

近年来,出自各博物馆特色 IP 的文创产品,正以多样的形态走进大众生活,它们打破传统文物高冷刻板的印象,以轻巧治愈的模样融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看似寻常的文创消费与使用潮流,实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展馆、融入人们的烟火日常的生动写照,彰显了当代大众对本土文化的自发接纳与由衷认同,更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最真切、最鲜活、最接地气的创新表达。

博物馆文创从小众品位到全民风尚

曾几何时,博物馆文创只是少数文博爱好者和文艺青年的小众偏爱,而今,它已成为覆盖各年龄段的国民风尚。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孝端皇后凤冠冰箱贴,方寸之间浓缩镇馆之宝,成为年轻人“打卡”博物馆后带回家的新式纪念;甘肃省博物馆凭憨萌气质“出圈”的铜奔马“绿马”,让高冷的国宝以软乎乎的疗愈形态成为年轻人和孩子们怀里的阿贝贝;苏州博物馆以吴王夫差剑为造型的“剑伞”、陕西历史博物馆取材于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的文创香囊,更是让文物元素融入遮阳挡雨、随身佩戴的生活场景……一大批兼具馆藏特色与审美品位、承载厚重文物底蕴的博物馆文创纷纷走入大众视野,成为市场上广受欢迎的潮流用品。传统文化审美悄然浸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的日常,悄悄消解着潮流文化的圈层边界。

博物馆文创之所以能从小众走向全民,靠的正是它精准契合了当代大众的审美偏好与生活节奏。凭借呆萌治愈的造型、精巧别致的体量、清新雅

致的外观,博物馆文创把文物元素做成了看得懂、带得走、用得上的日常物件,每一款文创产品都提炼了馆藏文物的标志性文化元素,留存独有的历史印记,兼具观赏性、纪念性与实用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轻盈温柔的姿态融入大众生活,打破文物与普通人之间的隔阂,拉近大众与历史文脉的距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传播筑牢了群众基础。

博物馆文创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

长期陈列于博物馆展柜中的文物受形制、体量与展示规则限制,自带庄重疏离的气质,很难走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与大众生活存在距离感。为消解这份距离,各博物馆组建文物研究、文创设计、市场调研等复合型团队,深度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工艺美术和精神内涵,对文物形象进行萌趣化再造与轻量化演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转化为契合当代大众的审美表达,研发出形态多样的博物馆文创,让沉睡千年的文物走出玻璃展柜、跳出典籍画册,真正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相较于书本讲授、展馆观摩等严肃、集中的传统文化传播形式,博物馆文创实现了文化传播范式的日常化转型,以润物无声、沉浸式的方式融入大众衣食住行,让历史文化不再是遥远的知识概念,而是触手可及、时时相伴的生活内容。

这些形态各异的文化产品,搭建起了大众与本土文脉深情共情的桥梁,每一件博物馆文创都根植于专属的文物典故与地域文脉,承载着独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亲民的价格降低了大众接触文物的门槛,巧妙的

设计贴合当代审美需求,同时,深厚的文化内核也赋予了产品独特的价值。对大众而言,拥有一件博物馆文创,不仅是美观实用的日常好物,更是参观博物馆后留下的专属信物,象征着受众对优质文化旅游体验的品质追求,这种低调雅致文化表达,既彰显出个人的审美品位,传递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更让普通民众从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传承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日常烟火中持续焕发新生活力。

博物馆文创与文化自信新表达

博物馆文创的风靡,见证了当代国人文化审美心态的深刻蜕变,完成了从追逐外来潮流到深耕本土文脉的良性转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众日常审美多追随海外时尚体系,各类外来潮流符号长期占据消费与穿搭的主流,本土国风审美常被忽视,折射出审美层面的被动跟风与文化盲从。然而,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国人的文化认知不断提升,审美心态愈发成熟、自主、从容。大众不再盲目追捧域外潮流,而是主动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主动选择那些承载历史底蕴、兼具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的博物馆文创装点生活、融入日常。这种审美选择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时尚更替,而是国人摆脱文化依附、建立本土审美体系、树立自主文化认知的直观体现。

微观生活风尚的转向,生动诠释了普通民众的文化主体性觉醒,让文化自信走出宏大叙事、落地生活日常。以往,文化自信多以政策宣讲、理论论述、大型文化活动等宏大形式

呈现,偏向宏观层面的价值表达,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感,难以让大众真切感知、主动参与。而博物馆文创的普及,打破了这种距离感,让文化自信转化为可触摸、可分享的日常行为。人们主动挑选心仪的文创带回家,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热爱,没有强制灌输、没有刻意造势。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选择,让文化自信从抽象的宏大口号,转变成普通人可践行、可传承的生活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华文明蕴藏着丰厚的历史遗存与精神资源,博物馆文创的“出圈”,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当代生命力与强大再生力。如今,各大博物馆立足文物本源,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契合当代审美与生活节奏的文创产品,让古老文脉走出深宫展馆、走进寻常人家,实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强大活力。

未来这股风潮要想行稳致远,还须做到守正创新:不流于表面,坚守文化初心、立足文物真实本源,深挖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坚决摒弃同质化复刻、低俗化娱乐的浮躁设计;同时也要与时俱进,紧扣大众审美趋势与日常使用需求,持续推出轻量化、亲民化、生活化的文创产品,让厚重文化不断亲近日常,实现文脉传承与大众审美的双向赋能。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常晓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路径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开展“大思政课”丰富深厚、独具特色的教学资源库。从学理层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思政课”的融合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深层次的“化学融合”,二者在价值目标上高度趋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大思政课”提供了从感性认同到理性自觉的通道,同时,相较于纯粹的理论灌输,文化熏陶具有“日用而不觉”的濡化功能,能潜移默化塑造学生价值观念。基于此,探究如何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潜能,使其在社会实践、网络空间等多维场域发挥铸魂育人作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教学方式

在历史遗迹中具象化抽象理论。此方式打破了“坐而论道”的局限,将课堂延伸至文博场馆与历史现场。比如,重庆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红岩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带领学生实地重走伟人路,亲身感受新风采,丰富学生的知识素养,提升其政治站位,真正做到“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种基于亲身认知的实践教学,使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思政教育文化资源,形成的集走、看、思、讲于一体的教学方式,可生动阐释中华民族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在礼乐文明中强化价值共识。传

统礼仪常常是道德情感的一种外化形式,目前,不少高校将传统开学礼、成人礼、尊师礼进行改良转化,将其纳入“大思政课”的典礼育人环节,获得不错的育人成效。通过拓宽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和渠道,开展多元文化实践学习,让其对“敬业乐群”“仁义礼智信”等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以礼修身、以乐养性的教化方式,弥补了单纯理性说教在情感触达上的不足,有效强化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在虚拟现实空间中突破时空限制。根据时下年轻人的认知习惯,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成为亮点,比如,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手,借助8K超高清数字技术、4D动感影像,让文化和科技相融合,将《清明上河图》打造成为可沉浸式体验、可传播分享的新型艺术展演,可让观众变为画中人,走入汴京的众生百态。该方式关键在于用好用活“数字译译”,将宏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符号转变为轻量化、可交互的视觉符号,降低文化解码门槛。通过沉浸式体验实现历史场景的远程在场,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中的曝光率,并凭借其多媒体传播优势增强思政教育的时代感与吸引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实践路径

价值重塑:在“大思政课”中深入

阐释“义利之辨”,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当然,不能简单停留在“重义轻利”的道德训诫层面,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辩证重构。具体而言,可讲述徽商的“以义取利、利缘义取”经营理念,以及当代民营企业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担当,引导学生认识到“义”的内涵是随社会形态演进而不断拓展的。

内容贯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融入“大思政课”课程体系。一是要开展横向整合。比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诚信守仁”的立身之德;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穿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叙事,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树人为核心、以德行为根本,培养学生崇高的思想道德修养。二是要纵向推进。针对低年级学生开展“原典诵读与修身”等感性浸润课程,针对高年级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等理性思辨研讨课,打造“感性认知—价值认同—理论自觉—实践担当”的育人阶梯。

场域拓展: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善用社会大课堂是“大思政课”建设的要求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亦需要“破壁”。一是开展创新性实践教学。制定“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结对计划,在博物馆、非遗工坊、文艺展览等开展思政教育研学,教师现场讲授其中的文脉赓续,学生体验

非遗传承活动,在“做中学”体悟“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二是要将乡村振兴与社会服务融入思政实践课。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文旅设计、社区美育普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和社会实践中深化认知,将“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念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实现知行行的辩证统一。

机制保障:构建“大师资”与“大平台”协同矩阵。一是高校要破除师资壁垒,聘请非遗传承人、考古专家、道德模范等担任特聘导师,让非遗传承人讲技艺,让文化名家讲文化传承。通过定期开展文化名家专题讲座,解决“传统思政课堂文化纵深不足”的困境,打通学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自身内修养的通道。二是要设立“文化育人”专项教改课题与成果转化通道,鼓励教师积极开发教学案例、微课素材、实践手册等教学中要用到的必要素材,并畅通向上推介渠道,对取得优秀成果的教师进行表彰,激发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持久活力。

(作者单位:重庆财经学院。本文系2026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实践育人成效”三四级“体系构建研究”(编号:26SKJD300)、2026年重庆市高校思政课教师课堂教学改革创新项目“AI赋能‘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改革创新研究”的成果)

以具身性劳动教育推动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

任艳桃

乡土文化是我国乡村独特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和不可复制性,其包含了丰富的民俗风情、传说故事、传统技艺,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展青少年文化认同教育,厚植其家国情怀的鲜活教材。但随着城镇化、信息化进程加快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对乡土文化的接触逐渐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乡土文化传承面临一定困境。如何让兼具精神与物质属性的乡土文化重新进入年青一代的视野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作为强调身体在场、要求亲身生产实践实践的具身性劳动教育,与乡土文化植根于生产生活实践的内在属性高度契合,探索以具身性劳动教育推动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以具身性劳动教育推动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乡土文化大多根植于身体实践,日常劳作是其天然土壤。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乡土文化作为特定地域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并非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文本或静态的器物层面,而是通过人们的身體实践或具身展示,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与民俗活动中得以创造、传承和再发展的智慧结晶。对于乡土社会而言,身体实践是文化形成发展的首要媒介,从农作物的种植时序到传统手工艺的每一道工序,从村落地形的空间感知到节庆仪式的切身体察,这些构成乡土文化肌理的基本要素,本质上都是“做出来”的,属于深嵌于日常劳作的身体技艺与感性经验。当前,具身性劳动教育推动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青年一代提供了重返乡土实践场域的机会,通过亲身劳作与先辈积累的文化经验建立紧密联结,使文化传承具备坚实的现实根基。

乡土认同生成于切身体验,情感记忆是其重要锚点。认同是一种身份或归属意义上的认识或定位。然而,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很多青少年虽生在乡村,却与乡村缺乏足够的情感联结。值得注意的是,乡土文化认同不能仅通过观念灌输建立,而需要个体切身介入乡土实践中,经由感官知觉、肢体动作与空间位移促成相应的具身性依念。只有带有温度和质感的生命体验才能沉淀为难以磨灭的身体记忆,进而成为个体与乡土间牢固的精神纽带。当前,贯通中小学的具身性劳动教育正是通过激活这一认同生成机制,使乡土文化从外在于个体的知识转化为内化于生命的自觉认同。

乡土文脉依赖于活态传承,推陈出新是有效方法。从文化存续的规律看,乡土文脉不是仅供展览的历史遗存,而是可以在代际互动中持续流变、不断更新的生命有机体,其核心要旨在于活态传承,强调让文化随着时代脉动焕发新的活力。长期以来,乡土文化极易陷入“圈起来、供起来、展起来”的被动模式,当文化遗产与当下的生活割裂,就很容易导致传承流于形式而失去精髓。以具身性劳动教育推动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的深层意蕴在于,其把传承重新定义为一种创造性实践,让传统乡土智慧在当下的劳动教育场域中产出实用价值,使农耕时序、传统技艺以及仪式意涵等在个体的身体操演中获得新的表达。这种经由具身劳作而实现的“传统之变”,既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现代的盲目迎合,而是以身体为媒介,在“做”的反复锤炼中实现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发展。

以具身性劳动教育推动乡土文化传承与实践路径

要深挖乡土劳动资源,将“生产

技艺”转化为“育人课程”。学校开展具身性劳动教育的首要之务,即系统梳理和科学开发当地的传统农耕、手工制作、食品加工等特色技艺,将其转化为可操作、可探究、可评价的项目化学习模块。相关课程设计既要让学生的身体的真正动起来,也要让学生的思维切实转起来,在种植、养殖、编织、酿造等真实劳动情境中有机融入历史渊源、自然规律、美学意蕴等通识内容,使劳动课程真正成为有文化内涵、有思维深度、有育人实效的综合载体。另外,也要注意将技艺背后的工匠精神和社群协作意识显性化,使学生在“做”中感悟“道”,在“劳”中体认“根”,让每一粒乡土劳作的种子,都能在年轻学子的心田里长出文化的根系。

要拓展乡土课堂空间,把“生活场域”建设为“传承阵地”。劳动教育的效果高度依赖劳动场景的真实性、持续性与浸入感。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身体与环境之间存在动态的耦合关系。这意味着乡土文化的传承必须将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文化场域,让身体在具体环境中完成文化的习得与内化。要主动打破学校的物理围墙,将古村落、传统作坊、家庭园地等浸润着乡土气息的空间开辟为常态化的教学场所。在具体操作上,可建立“场域轮换制”与“季节课程表”,春耕田、夏耘圃、秋收场、冬酿坊,让学习随节气流转。

要汇聚民间传承力量,使相关教育教学工作升级为“协同共育”。乡土文化的根在民间,传承的魂在众人。要积极建立现代乡贤、乡村工匠、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农业职业经理人等现场授课和亲子协作劳动等常态化制度安排,让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文化能人从幕后走到台前,通过手把手传授、面对面交流,输送地道、鲜活、有温度的乡土文化。要着力构建学校、家庭、村落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学校负责课程设计与组织协调,家庭提供日常练习场域与情感支持,村落则承担资源供给与文化生态维护。同时,也要将劳动教育的成果有效回馈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形成以教育滋养乡土、以乡土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4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劳动教育‘身体转向’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W186)

文旅消费升级趋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路径研究

石雨昕

文旅消费升级是指居民文旅消费从基础的娱乐消遣型,向品质化、个性化、精神化、体验化高阶形态迭代的消费发展趋势,是国民物质生活富足后精神需求进阶的核心体现。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文旅消费在居民消费体系中的占比稳步提升,大众不再满足于浅层、同质化的文化产品,对兼具文化底蕴、创意价值与情感共鸣的优质内容需求持续高涨,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环境与发展机遇。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积淀的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非遗技艺、传统民俗、古典艺术等多元内容,是文旅消费市场极具挖掘潜力的核心资源。基于文旅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发展路径,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配新时代大众消费需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商业化、大众化发展,兼具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现实实践意义。

贴合大众需求,创新表达形式

顺应文旅消费升级趋势,紧扣大众品质化、个性化消费诉求,创新内容表达、打造优质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破圈”发展的根本前提。新时代内容创作需贴合大众审美与精神需求,摒弃刻板老旧的呈现模式,以年轻化、生活化、趣味化的形式重构内容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易于接受。一方面,对传统经典开展轻量化、趣味化改编。结合年轻群体的消费特点,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完成现代化创意转化。可将古典诗词、历史典故打造为国风说唱、古风短剧、科普短视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与礼仪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故事,让人们在轻松的视频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深挖文化情感价值,契合大众情感消费需求。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家情怀、工匠精神、团圆理念等共通情感,结合当代生活开展创作。以故宫文创

产品为例,其跳出单一文物展示思路,深挖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内涵,推出兼具美感、内涵与实用性的产品,精准匹配大众审美与情感需求。立足大众需求开展内容创新,可有效拉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受众间的距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赢得更多更好的市场口碑、实现深度发展夯实坚实的根基。

依托新媒体平台,拓宽传播渠道

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形态,利用新媒体拓展传播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破固有圈层、广泛触达受众的关键举措。

文旅消费升级同步带动消费场景与获取渠道趋向多元化,碎片化、便捷化、互动式的新媒体成为大众获取文化内容的重要选择,因此,搭建新媒体传播矩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影响力、实现“破圈”的重要途径。一是依托短视频、直播平台开展碎片化传播。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汇

聚海量年轻用户,契合大众碎片化消费习惯。非遗从业者、文旅机构可入驻平台,通过实景演示、技艺讲解、知识科普等形式常态化输出内容。苏绣、蜀绣艺人借助直播完整展示制作流程,直观展现非遗技艺魅力,有效提升大众对非遗的关注度并带动相关产品消费。二是依托社交平台打造互动传播场景。发挥小红书、微博等网络平台的社交优势,发起话题讨论、作品征集、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用户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创作与分享,激发大众热情,形成双向互动的传播氛围。三是运用大数据算法实现精准推送。依托平台算法,按照不同年龄、兴趣偏好分类推送内容,有效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实效。

总之,新媒体传播打破了传统传播模式的时空制约,有助于持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覆盖面,推动其更广泛地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当下,文旅消费升级逐步转向沉浸式、场景化的综合体验消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长效发展、完成流量向效益转化的核心路径。仅依靠内容传播难以稳固发展成果,还需要落地实体场景、健全产业体系,才能持续激发发展动能。首先,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盘活线下消费市场。依托历史古迹、非遗村落、文化古镇等资源,转变传统观光旅游模式,打造古风沉浸式街区,让游客亲身感受传统民俗与历史文化,有效带动文旅、餐饮、住宿等业态协同发展。其次,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文旅消费品类。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开展跨界开发,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服饰、美妆、家居等日用品的设计,推出多样化国风消费品。同时顺应数字消

费潮流,开发国风游戏、数字藏品等,拓宽文旅消费边界。最后,深耕特色文旅IP,推进品牌化运营。整合地域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文旅IP,通过授权、联名、营销等方式释放其商业价值。比如,敦煌文旅依托敦煌壁画中的各种艺术形象塑造经典IP,与各类品牌跨界合作推出系列产品,让地域文化突破圈层限制,真正融入文旅消费的具体场景中。

结语

文旅消费升级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要求。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要善于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资源,也要善于借势借力整合要素,要紧扣消费需求,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深耕跨界融合与数字创新,从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中共阜新市委党校讲师)